尚書補疏

尚書補疏叙

東晉晚出尚書孔傳至今日稍能讀書者皆知其偽雖然其增多之二十五篇偽也其堯典以下至秦誓二十八篇固不偽也則試置其偽作之二十五篇而專論其不偽之二十八篇且置其爲假托之孔安國而論其爲魏晉間人之傳則未嘗不與何晏杜預郭璞范甯等先後同時晏預璞甯之傳注可存而論則此傳亦何不可存而論故王西莊光祿作後案力屏其偽而於馬鄭王注外仍列孔傳江艮庭處士作集注音疏搜錄漢人舊說而於傳說亦多取之孫淵如觀察屏孔傳而援輯馬

鄭然經文二十八篇不能不取諸孔傳之經文且傳之作也不自顯其姓名而托諸孔氏何爲也哉余嘗綜其傳而平心論之曰若稽古帝堯曰若稽古皋陶傳皆以順攷古道解之鄭以稽古爲同天同天二字可加諸帝堯不可施於皋陶若亦以皋陶爲同天則是人臣可僭天子之稱頌若以帝堯之稽古爲同天以皋陶之稽古爲順攷古道則文同義異歧出無理此傳之善一也四罪而天下咸服傳以舜徵用之初即誅四凶是先殛鯀而後舉禹鄭以禹治水畢乃流四凶故王肅斥之云是舜用人子之功而流放其父則爲禹之勤勞適足使父

致殛舜失五典克從之義禹陷三千莫大之罪此傳之善二也堯舍丹朱以天位授舜朱雖不肖不宜自舜歷數其不善史記以無若丹朱傲上加帝曰而傳則以爲禹之言曰禹言之則可自舜言之則不可此傳之善三也盤庚三篇鄭以上篇乃盤庚爲臣時所作然則陽甲在上公然以臣假君令因而即眞此莽操師昭之事而乃以之誣盤庚大可怪矣傳皆以爲盤庚爲王時所作此傳之善四也微子問父師少師父師答之不云少師鄭以爲少師志在必死蓋以少師指比干顧大臣徒志於死遂不謀國以出一言非可爲忠傳雖亦以少師指

比干而於此此則云比干不見明心同省文此傳之善五也金縢我之不辟鄭讀爲避謂周公避居於東又以罪人斯得爲成王收周公之屬官殊屬謬悠說者多不以爲然傳則訓辟爲法居東卽東征罪人卽指祿父管蔡此傳之善六也明堂位以周公爲天子漢儒用以說大誥遂啓王莽之禍鄭氏不能辨正且用以爲尙書注而以周公稱王自時厥後歷曹馬以及陳隋唐宋無不沿莽之故事而傳特卓然以周公不自稱王而稱成王之命以誥勝鄭氏遠甚此傳之善七也爲此傳者蓋見當時曹馬所爲爲之說者有如杜預之解春秋束晳等之

原缺

尚書補疏卷上

江都焦循學

曰若稽古帝堯傳若順稽攷也能順攷古道而行之者帝堯

循按謂堯同天固非謂堯考古亦未善伏容晏注周易蠱卦云乃命五史以書五帝之蠱事見李鼎祚周易集解蠱通古古卽故也帝堯二字當不連上四字曰若稽古乃史臣之言於堯殂落後書其故事故云稽古乃自今述古之稱若書當時之事則不加此四字也

黎民於變時雍傳言天下衆民皆變化從上是以風俗

大和

循按傳以皆字釋於字正義解作萬國之衆人於是變化從上非傳義也廣雅釋言諸於也又釋詁諸衆也傳以諸義同皆故以皆字釋之其實爾雅訓於爲代代猶更也於變即代變代變即更變耳

其工方鳩僝功**傳**鳩聚僝見也歎其工能方方聚見其功

循按傳中兩見字疑皆是具字之譌正義言僝然見之狀非是

靜言庸違象恭滔天**傳**靜謀滔漫也言其工自爲謀言

起用行事而違背之貌象恭敬而心傲很若漫天言不可用

循按正義中夾以議論如此經放齊驩兜等辨其才實中品未爲大惡以舜禹之成功見此徒之多罪虞史欲盛彰舜德歸過前人然則孔子手訂百篇乃首登此史臣不實之辭乎葢聖人治天下之道至堯舜而一變羲農以前人若於不知故羲農盡人物之性以通其神明其時善不善顯然易見積之旣久靈智日開凡仁義道德忠孝友悌人非不能知而巧僞由以生奸詐由以起故治唐虞以後之天下異於治羲

農以後之天下而堯典首指兩端一則靜言庸違一則方命圮族夫謀而能言以方自命善也而實則庸違滔天圮族績用弗成固羲農以來所未有亦堯舜以前之人所未知於是指一丹朱曰嚚訟指一共工曰靜言庸違象恭滔天指一鯀曰方命圮族所以告天下後世凡嚚訟者不可順天時而成民功也凡靜言者當察其庸違象恭者當察其滔天不可以聚諸職而具功事也方命圮族似正人君子而不學無術試之終績用弗成也聖人重事功彼嚚訟者徒以言爭而事不成靜言象恭者徒炫惑人之耳目而事不

成卽方正自命矯異於人者亦徒驚愚而竦衆而事亦不成故史書書之孔子手訂百篇而首冠之爲萬世用人之法孔穎達識疏論鄙淺之乎測聖人矣

蕩蕩懷山襄陵傳襄上也

循按釋言以襄爲駕駕猶加也上猶尙也尙與加同義尙於陵卽加於陵加於陵卽駕於陵也

方命圮族傳圮毀族類也言鯀性很戾好此方名命而行事輒敗善類

循按正義云好此方直之名內有姦回之志命而行事輒毀敗善類此讀傳中名字爲句則經文命圮族

三字連貫矣然傳以名訓命命字連名字經文自方命二字一頓葢鯀以方自命而毁敗同類之人其工靜言庸違象恭滔天卽孔子所謂色取仁而行違者也鯀以方正自命不能旁通絜矩自用侮物與共工又自不同故共工但一驩兜比之而鯀則朝臣共以爲善四岳且特請試之則當時固多以正人君子許之而不知聖人之用在善與人同舍己從人鯀之方命圮族正與虞舜相反後人自命君子與同類相傾軋卽鯀之流也鄭康成解方爲放謂放棄教命若果不遵教命志在姦回四岳何得特稱之堯又何必試

之經但云圮族不必是毀害善類亦不必有姦回之志卽此自命爲方直而不與人同自專自用卽足以誤事功而禍天下爲聖人誅殛所必及楚辭女嬃之嬋媛兮申申其詈余曰鮌倖直以亡身兮終然殀乎羽之野汝何博謇而好脩兮紛獨有此姱節女嬃以鮌之婞直擬屈原正以其孤立不與人同耳

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傳諧和烝進也言能以至孝和諧頑嚚昏傲使進進以善自治不至於姦惡

循按江氏聲古文尚書集注音疏云烝烝孝也惠松厓先生曰楊孟文石門頌曰烝烝艾是本諸尚書則

古尚書作艾也艾養格至也言舜能和於弟孝於親厚以奉養使不至於姦惡僞孔本艾作乂訓爲治正義云上歷言三惡此美舜能養之葢孔穎達必見漢注有訓艾爲養者故爲此言由此知艾當訓養此說是也克諧以孝則舜之和其兄弟以怡父母於此句見之然徒以和孝之虛情焉能變化其頑嚚之本質故必厚以養之姦私也瞽瞍葢亦市井之人營營於耳目口體之欲故違於德義耳既厚以養之則已得所欲而滿所願豈尚與人爭利乎所以不至於私聖人變通神化之用必從實處行之今之孝者能養而

不能敬固不可以爲至孝含厚養而但言克諧吾未見其即諧也菽水承懽可以事賢父未可以例瞽瞍也

釐降二女于嬀汭【傳】舜爲匹夫能以義理下帝女之心於所居嬀水之汭使行婦道於虞氏

循按傳訓釐爲理又以理爲義理即史記謂內行彌謹也序帝釐下土方傳云言舜理四方諸侯

【疏】虞舜側微堯聞之聰明將使嗣位歷試諸難作舜典、

循按閻氏百詩云今之堯典舜典原只名堯典一篇別有逸書舜典魏晉間始析爲二然慎徽五典直接

帝曰欽哉之下文氣連注如水之流雖有利刃亦不
能截之使斷惟至姚方與出妄以二十八字横安於
中而遂不可合矣惠氏定宇云伏生尚書無舜典自
粤若稽古帝堯至陟方乃死皆堯典也古文尚書原
書只如此故司馬遷僎史記鄭康成王子雍注尚書
皆以慎徽五典以下爲堯試舜之文孟子稱二十有
八載放勛乃殂落明言堯典梅氏本於慎徽五典以
下别爲舜典此其省作舜典一篇巧於藏拙也不顯
與孟子相刺謬乎王氏西莊本此於孟子外備引王
莽傳光武時張純奏章帝時陳寵言晉武帝初幽州

秀才張髦上疏以及儀禮疏公羊疏凡引今舜典文皆稱堯典於是學者著書皆以舜典爲己亡而合曰若稽古以下陟方以上爲堯典惟毛氏大可作舜典補亡謂愼徽五典以後至放勳殂落尚是堯典惟月正元日以後始是舜典春秋戰國間諸書引經凡稱堯典秪在愼徽五典以後放勳殂落以前在月正元日後則並無一語稱堯典者則此眞舜典矣史記五帝本紀則正載二典之全者雖引援皆不用原文第襲其大略然蹤跡可見今較史記二帝紀則自曰若稽古帝堯起至放勳乃殂落止是堯紀卽是堯典自

月正元日起至舜生三十徵庸止是舜紀即是舜典而月正元日以前則尚有舜典半截在帝舜紀中因即取帝舜紀文在月正元日以前者補舜典之亡雖然以序核之序也者馬氏鄭氏皆以爲孔子所作而皆爲之注其序堯典云聰明文思光宅天下將遜于位讓于虞舜作堯典鄭氏注則云堯尊如故舜攝其事又云舜之美事在于堯時居然堯典之界止於舜攝不關入舜卽眞以後毛氏之言信矣而序舜典則本諸側微卽側陋有鰥云云也歷試諸難卽愼徽五典云云也鄭氏以入麓伐木注之入麓正指納于大

麓則不特序以愼徽等爲歷試諸難卽鄭康成亦儼然以納于大麓爲舜典則分愼徽以下爲舜典者正不得專屬之僞孔如伏生合康王之誥於顧命共爲一篇諸侯出廟門俟王出在應門之內亦利刃不能截之使斷者也卽鄭氏分王若曰以下爲康王之誥而其後王釋冕云云自與上麻冕黼裳相貫康王報誥卽向太保芮伯等而言則高祖寡命亦烏得畫然而止而顧命與康王之誥兩序明分序康王之誥云成王崩康王旣尸天子其原本於顧命猶舜典序原本於側陋有鰥也以此例之竊謂舜典之於堯典猶

康王之誥之於顧命也舜典未嘗亡月正元日以前亦無庸補也曰若稽古帝堯曰放勳史臣敘堯之首師錫帝曰有鰥在下曰虞舜史臣借衆言卽爲敘舜之首瞽子嚚沕共家世里居亦著矣釐降以下四罪以前敘舜事而堯仍在上則不得專爲舜典放勳殂落以後專敘舜事亦不得仍爲堯典堯典以曰若稽古帝堯爲首以殂落爲終舜典以有鰥在下曰虞舜爲首以陟方爲終首尾並具了然兩紀而中間互相敘發此文中神品馬遷每效之而遠莫能企經生何足知之堯舜承伏羲神農黃帝其通變神化首以欽

明至時雍四十八字渾敘之乃命羲和以下詳述堯治秝明時之教迎日推筴雖自軒轅至堯創爲實測之法立表四方定中氣步分至綜歲實置閏月爲萬世授時者則其後則敘其求賢用人以互入舜事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十六字述舜家居孝友精微簡妙觀刑至烈風雷雨弗迷敘堯試舜卽敘舜之才德在璇機玉衡制器以補堯治秝所未備類帝以下若班瑞若巡守若封山濬川若作刑皆前聖所未定舜攝代堯定之開三代制度之先既受禪命二十二人官無不備禮樂刑教無不章明其

平水土一事歸功伯禹別詳禹貢凡舜所創制已無不具別無所爲舜典矣毛氏據史記以定堯典舜典是也乃史記以舜攝堯在二十八載之事屬之堯而以父頑母嚚及四岳薦舜二女嬪虞出而屬之舜於互敘之恉固已井然可見其塗廩穿井元愷四凶等則雜取孟子左傳諸書毛氏以爲舜典所有取以補亡失之矣竊謂大學引克明峻德稱爲帝典帝則兼堯舜言之葢以一篇言則曰帝典以兩篇言則遏密八音之前爲堯典月正元日以後爲舜典舜典固未嘗亡亦無容補也識者察之

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傳麓錄也納舜使大錄萬機之政陰陽和風雨時各以其節不有迷錯愆伏明舜之德合於天

循按史記謂堯使舜入山林川澤暴風雷雨舜行不迷此傳說與之異自以孔傳爲僞遂多從史記說孔傳之僞余不爲左袒若以二說審之則傳說爲勝是時舜已在位試司徒爲上儐矣本鄭氏注入山林豈一人徒行何必不避風雷聖人迅雷風烈必變舜乃不畏天怒先聖後聖義何乖異且舜是時必有輿從假令衆人同已冒於風雨之中不情甚矣余見村屺釣叟

往往乘大雷雨時負蓬衣襪行坐隈野未嘗或懼舜而如是亦仍歷山雷澤時之故習耳漢書于定國傳永光元年春霜夏寒日靑亡光上以詔條責定國惶恐上書自劾歸侯印乞骸骨上報曰君相朕躬不敢怠息萬方之事大錄于君能毋過者其爲聖人方今承周秦之敝俗化陵夷民寡禮誼陰陽不調災咎之發不爲一端而作自聖人推類以記不敢專也況於非聖者乎日夜思惟所以未能盡明經曰萬方有罪罪在朕躬君雖任職何必顓焉此詔正用舜事舜納大錄則雷雨弗迷災咎不發今定國納大錄而陰陽

不調是宜罷職去位漢帝作慰辭謂非顓定國一人之咎而歸咎於己乃因舜事而曲原之故曰不爲一端可見當時爲尚書說者同於傳說太史公每載異聞未可概也德合於天與孟子百神享之之義正同論衡吉驗篇云堯聞徵用試之於職官治職脩事無廢亂使入大麓之野虎狼不搏蝮蛇不噬逢烈風疾雨行不迷惑此史記之說也其正說篇引說尚書者云四門穆穆入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言大麓三公之位也居一公之位大總錄二公之事衆多並吉若疾風大雨此以大麓爲大錄與詔同而以疾風大雨

爲衆多並吉之譬喻則殊陰陽不調之說宜仲任以爲僞伏生書大傳堯推尊舜而尙之屬諸侯焉納之大麓之野烈風雷雨弗迷鄭康成注云山足曰麓麓錄也古者天子命大事命諸侯則爲壇國之外堯聚諸侯命舜陟位居攝致天下使大錄之此雖以大麓爲野而鄭兼以大錄解之則謂爲壇攝位之日無烈風雷雨猶云會朝清明也

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贖刑傳象法也法用常刑用不越法宥寬也以流放之法寬五刑以鞭爲治官事之刑扑榎楚也不勤道業則撻之金

貢金詖而入刑出金以贖罪

循按廣雅云象效也法與效義同有所效法則謂之象易繫辭傳云象也者像此者也像似也有所效法則有所似續象刑者古所傳之五刑舜似續之者也對下三作字而言作者古所無自舜創始之也墨劓剕宮大辟之刑自古傳之舜不廢之故曰象流宥五刑亦自古傳之舜象之而不廢者也然宥之爲流其罪已不可赦舜思小懲而大戒之作鞭扑贖三刑懲之於罪未成之先使之知耻知改不致罪大惡極則五刑雖不廢而犯者寡矣必小懲之而不大戒至於

怙終而後以五刑施之舜不廢五刑而作鞭扑贖三
刑以刑免天下之刑非通變神化何以有此故封山
濬川之後即詳爲叙述說者不知象字作字之義造
爲蒙巾當墨草纓當劓菲屨當刖艾韠當宮之說已
爲荀卿所斥聖人制作之神詎書生之見所能測哉

分北三苗傳三苗幽闇君臣善否分北流之不令相從

循按三國志注虞翻云尚書分兆三苗兆古別字傳
以分兆即分別耳正義以分爲別以北爲背非傳義
蓋釋傳云惟三苗頑凶不得就官善惡分別分別二
字正用此經分兆兆從兩八與南北之北不同

序皋陶矢厥謨禹成厥功帝舜申之作大禹皋陶謨益稷傳凡三篇

循按今大禹謨信爲僞撰矣而分皋陶謨帝曰來禹以下爲益稷馬鄭王所據書序名棄稷非益稷然則大禹謨棄稷兩篇俱亡其日若稽古皋陶至帝拜曰俞往欽哉第皆皋陶謨一篇而已但序文有可疑者云作大禹皋陶謨以序稱康誥酒誥梓材例則大禹下省一謨字乃先大禹次皋陶而上則先云皋陶矢厥謨次云禹成厥功且以矢謨專屬皋陶而大禹不言謨似此三篇者大禹二字名篇與棄稷同不名大

禹謨也又即皐陶謨一篇思之首紀皐陶之言所謂皐陶矢厥謨也帝曰來禹以下則禹自述其乘四載隨山刋木弼成五服曰各迪有功曰時乃功則禹成厥功似即指此竊謂此一篇為大禹皐陶謨經文先皐陶次禹故序依之為先後而書作於夏史故先大禹而後皐陶今所分益稷篇正大禹述成功之謨原是皐陶兩人之言則分兩篇乃實是一篇故不曰皐陶謨大禹謨而曰大禹皐陶謨觀序文互為先後可見其意至棄稷自紀稷契之言閻氏百詩云揚子雲法言孝至篇或問忠言嘉謨曰言合稷契之謂忠謨

合臯陶之謂嘉不然如今之虞書五篇臯陶矢謨固多矣而稷與契會無一話一言流傳於代子雲豈鑿空者邪當子雲時棄稷見存故謂言合稷契之謂忠以篇名無謨字僅以謨貼臯陶惜永嘉之亂亡失今遂不知作何語

亦行有九德(傳)言人性行有九德以考察真僞則可知徧按堯典克明俊德鄭氏以俊德為賢才兼人者兼人則不執一故下經言九經之目為寬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彊而義然則徒寬而不栗徒彊而不義不可為德洪範三

德高明柔克沈潛剛克鄭亦云剛而能柔柔而能剛寬猛相濟以成治立功樂記云禮樂皆得謂之有德禮主敬樂主和皆得亦相兼而不執一矣德字始見堯典而其義莫明於此葢一陰一陽之謂道道得於身爲德道兼陰陽則德參禮樂九家易云陰陽交通謂之德素問氣厥論云善食而瘦入謂之食亦王冰注云食亦者食入移易而過不生肌膚也亦易也骨空論云易髓無空王冰注云易亦也列子黃帝篇二者亦言張湛注云亦當作易是古亦易通用亦行者易行也變易其行則寬而栗彊而義不執於一矣故

變易其行者有九德九而字卽變化移易之義所謂君子有三變變者易也行爲易行指而目之卽爲易言方指之爲寬爲柔爲愿又易而言其爲栗爲立爲恭方指之爲亂爲擾爲直又易而言其爲敬爲毅爲溫方指之爲簡爲剛爲彊又易而言其爲廉爲塞爲義其行以變易而不執於一故易行有九德因而言之者以變易而不執於一故易言其人有德乃言曰載采采卽易言其人有德也上采字指寬柔愿亂擾直簡剛彊下采字指栗立恭敬毅溫廉塞義采采者不一事卽不一行不一言鄭注謂上下相協乃成其

德是也亦本兩相須之意公羊昭十七年何休注義通於奕獨斷云寢廟奕奕言相連也相連卽相兼亦奕奕二字皆訓重采采不一采故重也乃傳以人性二字解亦字鄭亦云凡人之性有異未詳所謂

夙夜浚明有家傳浚須也

循按傳讀浚爲逡遁之逡逡遁不進是有待之義故訓須也

粉米黼黻絺繡傳粉若粟冰米若聚米黼若斧形黻爲兩己相背葛之精者曰絺五色備曰繡

循按說文黹部云黹箴縷所紩衣黼黻𪓐三字皆從

之糸部云絲繡文如聚米也釋文粉米說文作黺𪓕徐本作絲然則黺絲黼黻皆繡文凡繡以葛爲質箴縷密紩五色相間故云絺繡伏生大傳云山龍青也華蟲黃也作繪黑也宗彝白也璪火赤也此五色爲上衣之文其下裳用絺繡所爲黺絲黼黻蓋裳下齊緣邊之飾今俗所云鑲邊掛線者正此遺制也其最下一層用青黑相間繡作兩己相背形牽連爲折方今俗作亞字文其遺象也是爲黻次一層用白黑相間繡作斧形牽連爲半圓今俗作雲文其遺象也是爲黼又其上作小圓爲粟文者絲也作冰裂文者黺也觀商周彝鼎

其上文多有類此者可想見其象故虎蜼之文同於彜尊郎以宗彜名之陳祥道禮書依此傳爲圖謂斧刃白而銎黑兩己相背葢左青而右黑施之於裳殊不成體喪大記云君龍帷黼荒火三列黻三列注云荒蒙也在旁曰帷在上曰荒黼荒緣邊爲黼文畫荒緣邊爲雲氣火黻爲列於其中耳正義云緣荒邊爲白黑斧文故云黼荒火三列者列行也於黼文之上荒中央又畫爲火三行也火形如半環黻三列者又畫爲兩己相背爲三行也按此云緣邊爲黼文是也可知裳亦緣邊爲黼文黻文也火三列者爲璪火之

文三層也㪚三列者爲亞字文三層也
傲虐是作罔晝夜頟頟傳傲戲而爲虐無晝夜常頟頟
肆惡無休息
循按正義以頟頟爲無休息之意傳蓋讀頟爲雒漢龍頟侯一作雒同洛廣雅云洛繹也洛繹猶駱驛成公綏嘯賦聲駱驛而響連文選注以駱驛爲不絕貌駱亦與雒通不絕即無休息也鄭康成謂丹朱見洪水時人乘舟今水已治猶居舟中頟頟使人推行之此以頟頟二字連下罔水行舟以罔水爲無水故解爲陸地行舟鄭云水已治則以水由地中前此氾濫已

平亦是以罔水爲無水無水推行正與傳陸地之說同不然舟在水何用推行且使在江河溪澗之中則居舟而行何分水已治未治惟本陸地因鴻水氾濫人居舟中今水已落仍爲陸地而丹朱猶居舟中使人推行如此推鄭義雖不明言陸地行舟而其意可見也鄭雖以頟頟屬行舟而上亦連罔晝夜謂無晝夜頟頟罔水行舟其讀頟頟或亦如傳讀爲雒雒爲駱驛無休息也

導菏澤傳菏澤在胡陵

循按說文菏澤在山陽湖陵禹貢浮于淮泗達于菏

許叔重亦以湖陵菏水爲菏澤水下導沇又東至于菏傳云菏澤之水（別詳禹貢班志鄭注釋）

三百里蠻傳以文德蠻來之不制以法

循按漢書地理志引禹貢此文師古曰蠻謂以文德蠻幕而覆之以幕解蠻以覆明幕師古以幕古通漫漫慢亦通馬氏訓蠻爲慢故顏氏變慢爲幕耳師古此注本諸孔傳而幕覆與蠻來之義終有未合玩傳用來字葢讀蠻爲攣攣之義爲係爲引（彎亦訓引）謂以文德引來之不以法制之不制以法法字對德字也鄭康成讀蠻爲緜詩以緜蠻爲雙聲緜蠻亦稱緜攣張

衡思元賦云毋緜攣以倖己兮文選注引舊注云緜
攣係貌讀緡讀攣其義一也攣係而來即羈縻其人
正義謂緡是繩言蠻者以繩束物之名尚未得鄭孔
之恉

尚書補疏卷上終

姪廷琥
孫授 校字

尚書補疏卷下

江都焦循學

序三年復歸于亳思庸傳念常道

循按說文云庸用也从用从庚庚更事也方言廣雅皆以代訓庸代亦更也孟子云太甲顛覆湯之典刑伊尹放之於桐三年太甲悔過自怨自艾於桐處仁遷義三年以聽伊尹之訓己也此序義與之合思庸謂思更改即悔過自怨自艾之謂

率籲衆慼傳籲和也

循按說文籲讀與籥同龠樂之竹管三孔以和衆聲

也又龢調也从龠禾聲讀與和同調和之和即取義於龠龠與籥同傳讀龢爲籥故訓爲和謂調和衆人之憂戚也正義謂龢即裕是寬意故爲和未得傳讀鄭注禮云籥如笛三孔是籥即龠

不昬作勞傳昬强

循按鄭氏讀昬爲暋訓爲勉勉即强也正義謂與孔不同未是

汝不和吉言于百姓傳責公卿不能和喻百官

循按正義解爲和喻善言於百官是以吉訓善經云和吉言傳絕不解說吉字而增入喻字直以喻字夾

入和吉言之中非傳義也推究傳義蓋經文吉字傳本作告字說文廣雅皆云諭告也諭即喻傳以喻字解告言二字故云和喻百官禮記緇衣尹吉曰注云吉當爲告告春官大宗伯以吉禮事邦國之鬼神示注云故書吉或爲告杜子春云書爲告禮者非是當爲吉禮然則吉告二字古多以傳寫互譌此吉言之吉孔傳本或作告或是孔傳讀吉爲告也

汝無侮老成人傳不用老成人之言是侮老之

循按唐石經作汝無老侮成人以老字加侮字上是以其老而侮之故傳云侮老之必其人已老乃侮老

之則成人是老成人故傳以老成人解成人經用老
字在侮上則成人之老可知古人屬文簡奥多若此
今作汝無侮老成人失經文之妙傳義乃不明

無弱孤有幼【傳】不徙則孤幼受害是弱易之
循按傳以易字解弱字左傳襄十七年華臣弱臯比
之室杜注云弱侵易之

咸造勿褻在王庭【傳】造至也衆皆至王庭無褻慢
循按周禮司門四方之賓客造焉儀禮造于西階下
注皆訓造爲至釋文引馬訓造爲爲則不可說矣傳
慢字解褻字慢者緩也有緩慢不至者則不能咸至

矣余謂說文訓褻爲私服此勿褻之褻宜作私字解與上咸字爲對咸至欲衆民皆至於庭也下云勿褻在王庭五字連讀卽足上咸造之義皆在王庭則公不皆在王庭則私故云咸至勿私在王庭也

鮮以不浮于天時傳浮行也少以不行於天時者言皆行天時

循按楚辭抽思云何回極之浮浮王逸章句云浮浮行貌廣雅云浮浮行也

敢恭生生傳敢奉用進進於善者

循按盤庚凡四言生生傳皆以進進解之意殊不豁

余謂易傳云生生之謂易孔子正取此生生二字爲易字訓釋易者改變之義可與此經互明此經生生指遷徙言謂變通也汝萬民乃不生生謂萬民不肯從遷是不知變通也往哉生生謂往遷新邑則能變通也朕不肩好貨敢恭生生謂朕不任好貨而勇於奉此變通之道也無總于貨寶生生自庸謂爾等亦無聚貨寶其以變通之道自更改也鄭康成注泉府國服爲息言稱貸者加息以償貸者得取息以爲利則財貨生生不窮亦謂交易變通則財貨不窮

天曷不降威大命不摯傳言天何不下罪誅之有大命

宜王者何以不至

循按傳以天曷二字貫下大命不摯故於下句曡用何以二字以明之史記云大命胡不至亦增胡字以明之末可依史記謂孔傳本經有胡字說文𡠗至也从女執聲周書曰大命不𡠗讀若摯無胡字

我舊云刻子王子弗出我乃顛隮傳刻病也我久知子賢言於帝乙欲立子帝乙不肯病子不得立則宜爲殷後者子今子若不出逃難我殷家宗廟乃隕墜無主

循按釋文舊云馬云言也刻音克馬云侵刻也正義以刻爲傷害之意葢以馬氏侵刻爲傳解也然言其

賢而請立不可爲侵刻傷害之玩傳云病子不得立則當如堯舜其猶病諸之病刻之訓爲極爲急趙岐注孟子云病極也詩召旻箋云疾猶急也故刻之義與病同高誘注呂覽處方篇云刻亦急也注達鬱篇云刻盡也盡與極同刻訓盡猶該訓備傳以我久知子賢解舊字以言於帝乙欲立子解云字以病子不得立解刻子二字以宜爲殷後者子解王子二字不出我乃顚隮六字爲句然經止言我舊云刻子其他云云經文無之王充論衡本性篇引作我舊云孩子王子不出紂爲孩子之時微子睹其不善之性性惡不出衆庶長大爲亂不變故云也此說尤

爲不辭於經文殊費辭說而不能達余謂刻子卽箕子也易箕子之明夷劉向荀爽讀箕爲荄淮南子時則訓爕萁高誘注云萁讀荄備之荄古荄萁音通說文亥荄也十月微陽起接盛陰用起字明荄字以起荄聲相近也又侅奇侅非常也以奇連侅奇侅音近相疊也爾雅山無草木峐說文無草木爲屺釋文引三蒼字林聲類言峐猶屺字亥唐亦作期唐刻从亥與孩荄同箕卽萁字釋名亥核也核之與荄猶刻之與孩史記律書箕萁者言萬物根棋棋卽萁也毛詩傳棘急也與戒音義同棘之爲戒猶刻之爲急急爲箕之入聲戒爲荄之去聲陔亦作陔該亦該備曲禮梁曰薌萁釋文萁字又作箕同音姬語辭也以此推之父師既云詔王子出迪則己勸微子去矣下云我舊云箕子王子不出我乃顛隮此乃述其平素私自之言舊入

也謂不特今日因王子問我我始言之且不獨言王子當去久已言箕子王子兩人皆當出若箕子王子不出則我殷乃顛隮矣史記引微子不載此文而插敘箕子佯狂一段云或曰可以去矣正本此舊云箕子不去之說也父師少師别是二人所謂太師疵少師强也傳以當箕子比干而刻子二字遂莫能達耳董仲舒賢良策云至于殷紂守職之人皆奔走逃亡入于河海即指論語太師摯適齊一章而言

王朝至于商郊牧野傳紂近郊三十里地名牧

循按毛詩魯頌正義昭二年叔弓如晉左傳曰晉侯

使郊勞服虔云近郊三十里

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傳】言紂棄其賢臣而尊長逃亡罪人信用之　是信是使是以爲大夫卿士

【傳】士事也用爲卿大夫典政事

循按傳以五是字指多罪逋逃之人尊字解崇字信用之解是信是使此注當在是信是使句下上用字解使字下用字解以字

鯀則殛死【傳】放鯀至死不赦

循按釋文殛本作極儀禮大射儀朱極三注云極猶放也士喪禮纊極二注云極放弦也極有放義孟子

又極之於其所往趙岐注云極者惡而困之也極又訓已詩鴇羽箋又訓窮樂記注極鯀于羽山放之使居東海旣永不復用又收管之不許他往所以困之窮之使之終死於是呂覽制樂篇注極終也故云至死不赦傳於殛字之義實能體會至精說文以殊死解之則殛爲斬首固非鄭志答趙商以爲至死不得返於朝是也而以殛死爲箕子釋武王之憖所假言亦非

凡厥庶民有猷有爲有守**傳**民戢有道有所爲有所執守

循按戢字不可解正義云戢斂也因上斂是五福故

傳以戢言之乃上文斂時五福傳直云斂是五福之
道以爲教何得間隔三十餘言而以戢字訓者斜斂
屬於君此戢屬民殊相差錯宋岳珂九經三傳沿革
例云戢字止是一或字傳寫誤作戢耳疏義強釋作
斂戢之戢岳說是也

其作汝用咎【傳】其爲汝用惡道以敗汝善

循按釋文其爲于僞反是讀爲相爲之爲作之義同
於爲爲之義有二作之義亦有二爲是發爲之爲則
作是動作之作爲是相爲之爲則作是作使之作韋
昭魯語注云爲猶使也周禮司士注云作謂使之也

然則傳以爲字解作字其作汝用咎猶云其使汝用咎也正義讀爲平聲云其爲汝臣必用惡道以敗汝善於爲汝下增入臣字非傳義亦非經義

予仁若考能多材多藝能事鬼神【傳】我周公仁能順父又多材多藝能事鬼神

循按昭二十年傳無極曰奢之子材若在吳必憂楚國盍以免其父召之彼仁必來仁即愛也謂彼愛其父必來與此經仁字義同傳以順父解若考而以能字加順父之上然則孔傳經文作予仁能若考否則以予仁若考能爲句正義亦云既能順父能字在順

父上仁故能若考多材多藝故能事鬼神以多材多藝與仁字對以若考與事鬼神對兩能字相應

王若曰【傳】周公稱成王命

循按鄭康成云王周公也周公居攝命大事則權稱王也王肅云稱成王命故稱王傳與王同正義引鄭規之云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周公自稱為王則是不為臣矣大聖作則豈若是乎尚書正義每多正論王莽因翟義之討依大誥王若曰云惟居攝二年十月甲子攝皇帝若曰莽擬大誥以喻民必依天下人所共習之義然則西漢人說經固以王若曰為周公

稱王踐天子之位後漢鄭康成延其說耳王肅之說遠勝於鄭顧西漢人不善說經遂啟王莽之逆後人抑王而右鄭不知其悖戾不特禍於經耳僞孔傳固有勝於眞鄭注者此類是也

適爾旣道極厥辜時乃不可殺【傳】汝盡聽訟之理以極其罪是人所犯亦不可殺

循按傳以汝字解爾字以盡字解旣字以聽訟之理解道字適字未有明解正義以適爲當云汝當盡斷獄之道以窮極其罪經文適在爾字上正義汝在當字上汝當盡斷獄之道以極其罪則是爲督責之辭

非經義亦非傳義適訓當亦訓如宜解爲如得其情之如謂有大罪非終乃惟災眚如爾盡聽訟之道以窮極其罪之大然是人既非終乃惟眚災矣則不可殺傳以聽訟之理解道字則斯時所以勅康叔者勅其大罪之中知其非終非勅其窮極其罪也玩下云亦不可殺亦字從適字轉出傳雖未明破適字而適字之義自見

矧曰其敢崇飲**傳**崇聚也自暇自逸猶不敢況敢聚會飲酒乎明無也

循按廣雅崇宗並爲聚隱公六年左傳芟夷蘊崇之

杜注蘊積也祟聚也

誕惟民怨庶羣自酒傳大行淫虐惟爲民所怨咎紂衆羣臣用酒沈荒

循按正義云用者解經之自是自酒即用酒正義申傳是也然經文庶羣自飲承上民怨則自字不必他解葢謂民則怨矣而紂之羣臣自沈于酒而不顧民之讟也

肆亦見厥君事戕敗人宥傳聽訟折獄當務從寛恕故往治民亦常見其爲君之事察民以過誤殘人者當寛宥之

循按戕敗人不可以宥惟過誤戕敗人乃可以宥傳於戕敗人上增加過誤二字者貫上君事知之也傳云亦當見其爲君之事爲字讀去聲謂因君之事而戕敗人非由有挾故行殘害所以爲過誤可寛恕也

傳讀君事戕敗人五字一氣正義未得傳義

至于敬寡至于屬婦傳至於敬養寡弱至於存恤妾婦

循按傳以敬養解敬字以寡弱解寡字以存恤解屬字以妾婦解婦字其意甚明釋名釋親屬云屬續也恩相連續也恩相連續即存卹之意釋文音屬爲蜀

妾之事妻也正義云經言屬婦傳言妾婦者以妾屬

於人故名屬婦此以傳之妾字解屬字非是

王其效邦君越御事厥命曷以**傳**王者其效實國君及以御治事者知其教命所施何用

循按廣雅效驗也傳以實字明效字謂驗實其所施也

天廸格保**傳**言天道所以至於保保安湯者亦如禹

循按格之訓至固矣而格至均有變更之義故論語有恥且格謂民變化於善也孟子惟大人為能格君心之非謂變化君心之非也易至哉坤元至卽謂能變通舍此以至彼格保者謂天改變其保夏而為保

殷也

不其延傳言桀不謀長久

循按爾雅釋詁基謀也孔子閒居引周頌夙夜基命宥密作夙夜其命宥密注云詩讀其爲基基謀也此傳以長久解延字以不謀解不其蓋讀其爲基正與孔子閒居同正義未能疏通證明漫衍云有夏桀不其長久日本足利學據疏反改傳爲不其長久而以爲唐以前古本不亦枉乎

其惟王勿以小民淫用非彝傳勿用小民過用非常欲其重民秉常

循按正義本其惟王勿妄役小人過用非常之事又云勿用小民非常役用爲非常之義戒王當使民以時莫[illegible]非常勞役欲其重民秉常也以傳衡之未能通達傳訓淫爲過見大禹謨傳蓋讀淫字爲句勿用小民過謂勿用小民至於太過也用非彝冒上勿字勿用小民淫爲重民勿用非彝爲秉常也

公定予往已公功肅將祗歡**傳**公留以安定我我從公言往至洛邑已矣公功以進大天下咸敬樂公功

循按傳讀已一字爲句謂歎辭也已矣二字起下正義以傳讀予往已爲句非是公定予往一句予字旣

屬上定字又屬下往字故傳言以安定我我從公言往至洛邑也從公言卽從公之安定也

在十有二月【傳】言周公攝政盡此十二月

循按爾雅釋詁在卒同訓終釋名終盡也傳用釋詁訓在爲終故云盡也

弗克庸帝大淫泆有辭【傳】桀不能用天戒大爲過逸之行有惡辭聞於世　誕淫厥泆罔顧于天顯民祗【傳】言紂大過其過無顧于天無能明人爲敬

循按爾雅釋言逸過也盤庚作乃逸傳云逸過也立政乃惟庶習逸德之人傳云乃惟衆習爲過德之人

傳於大淫泆讀泆爲逸於誕淫厥泆解泆爲過互辭也讀泆爲逸卽是解爲過解泆爲過卽是讀爲逸釋文泆音逸又作佾注同馬本作屑云過也屑从佾同佾馬之訓過與傳同也

移爾遐逖比事臣我宗多遜〔傳〕今移徙汝於洛邑使汝遠於惡俗比近臣我宗周多爲順道

循按傳以遠字解遐字以惡俗解逖字葢以逖字與下宗字對逖指殷宗指周謂移爾於洛邑遠於殷而近於周也由遠而近遠於周則俗惡近於周則道順惡俗二字從下多遜立義不遜故俗惡遠其遠於周

之惡俗而比其近於周之多遜是自遠而移於近正義謂移徙於遠令汝遠於惡俗又云令去本鄉遠使汝遠於惡俗是以遐爲徙於遠以遜爲遠於惡俗未得傳意

予惟四方罔攸賓傳以待四方無有遠近無所賓外

循按釋文賓如字徐音殯馬云却也釋文以傳讀如字爲賓客之賓也馬訓爲却則讀賓爲擯其音爲殯漢書中山靖王勝對云使夫宗室擯却師古注云擯却謂斥退也擯音必刃反傳云賓外正與擯却義同謂擯而外之也正義未明

王曰又曰

循按正義云凡言王曰皆是史官錄辭非王語也今史錄稱王之言曰以前事未終故言又曰也揆正義蓋謂王曰又曰卽王言又言王曰指以上所言又曰謂以下所言也推多方篇末亦有王曰云云又曰云云則王曰不指以上所己言竊謂時予乃或言爾攸居八字王兩次重疊言之有異辭則多方云王曰我不惟多誥云云又曰時惟爾初不克敬于和云云此無異辭則不必疊書之而但以王曰又曰標明之如疊書之則宜云王曰時予乃或言爾攸居又曰時予

乃或言爾攸居古史簡而有法但以王曰又曰標之自明其爲疊言矣如石鼓文凡疊字則用二字於本字下不疊書君子員獵員獵員游則於員字下用二於獵字下用二自知其疊員獵二字無容複書也

乃諺傳乃叛諺不恭

循按正義引論語由也諺論語今作喭鄭曰子路之行失於畔喭畔喭卽叛諺也邢昺疏引王弼云剛猛也大雅皇矣篇無然畔援箋云畔援跋扈也韓詩云武强也漢書敘傳注作無然畔换文選魏都賦雲撤叛換劉淵林注叛換猶恣睢也換援喭聲近相通

屑有辭傳惡事盡有辭說

循按多士大淫泆有辭馬注泆作屑此屑有辭猶云淫泆有辭也泆同逸彼傳解作過而以惡辭明之謂過即惡也此以惡事解屑字正是以屑爲泆以泆爲逸而逸爲過過惡也說文訓惡爲過下文爾乃屑播天命傳云汝乃盡播棄天命以盡解屑與此盡有辭說同屑何以爲盡盡亦過也凡事太過則窮盡傳旣云惡事又云盡兼二義也

惟我周王靈承于旅傳惟我周王善奉於衆

循按靈之訓爲神亦爲善則善之義爲靈爲神易傳

云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明之使民宜之即此所謂靈承于旅也不執於一隨時爲變通爲靈乃爲善書於善多稱靈靈則能變化故惟人性能轉移則爲性善性善即性靈也韶盡美又盡善武盡美未盡善善則變通神化民無能名武定天下未受命故未能盡善周公成文武之德制禮作樂而亦盡乎善矣

自一話一言（傳）言政當用一善善在一言而已欲其口無擇言如此

循按盤庚乃話民之弗率誕告傳云話善言然則話即言之善者此以一善解一話蓋下已有一言則話

專取善義盤庚單云話不云言則話爲善言大雅抑詩愼爾出話毛傳云話善言也亦以詩云話不云言也左氏文公六年傳著之話言注云話善也爲作善言遺戒十八年傳顓頊有不才子不可教訓不知話言注云話善也單以善解話亦以經云話兼云言也抑詩又云告之話言毛傳云話言古之善言也襄公十八年傳引此詩注云話善也話言並舉若話爲善言是話言爲善言言不辭甚矣傳解盤庚話字爲善言猶毛公解出話之話爲善言也傳解立政一話一言之話爲善猶毛公解話言爲善言是以善字解話

字也

在後之侗傳在文王後之侗稚

循按論語侗而不愿孔曰侗未成器之人葢爲僮字之假借釋文引馬作詷云共也在後之共於義爲不達說文詷共也周書曰在夏后之詷經文乃成王自稱之辭不得雜出夏后竊謂夏卽後字之譌后則羨文耳

爾無以釗冒貢于非幾傳汝無以釗冒進于非危之事

循按廣雅貢獻也獻同於進故以進字解貢字冒字不解而直云冒者康誥我西土惟時怙冒傳云我西

土岐周惟是怙恃文王之道故其政教冒被四表冒之義爲蒙覆冒被猶覆被也冒進猶蒙進也謂蒙昧而進也無敢昏逾傳解作昏亂逾越即是冒貢于非幾傳以成王既無敢冒貢于非幾又欲保元子無敢昏越也王光祿後案謂傳以冒有進義而貢字無解於義不足未得傳義

鴟義姦宄傳爲鴟鴞之義

循按鄭氏注云盜賊狀如鴟梟鈔掠良善刦奪人物與傳義同高郵王氏引之讀義爲俄解爲傾邪反側是矣見經義述聞 鴟字馬氏訓輕𢿅謂鴟即多方叨懫之

憤說文引周書作叨鼞讀若摯忿戾也鴟从氏說文氏至也鴟之爲鼞猶氏之爲至鼞讀若摯摯即鷙鴟鴞之鳥鷙戾所以名鴟鴟即鷙矣鼞之爲摯猶輊之爲摯小雅毛傳摯即輊說文輊抵也廣雅周至也輊低也鄭氏士喪禮注輖墊也輖即輊字輊即摯字鷙之爲低即鷙之爲鴟矣鴟取鷙而名鴟亦鵰取鷙而名鵰周氏同訓爲至則鵰鷙亦鴟鷙也馬訓鴟爲輕輕蓋輊字之譌

皇帝清問下民鰥寡有辭于苗傳帝堯詳問民患皆有辭怨於苗民

循按傳以詳字解清字說文詳審議也精擇也擇與審義相近傳通清爲精也下其審克之傳云其當清察又明清于單辭傳云當清審於單辭清審詳三字互見清問即審問也民患二字民字解下民患字解鰥寡蓋傳以皇帝清問下民鰥寡爲句

無或私家于獄之兩辭**傳**典獄無敢有受貨聽詐成私家於獄之兩辭

循按傳於私家上用成字疑傳之經文或字作成

善敹乃甲胄**傳**善簡汝甲鎧胄兜鍪

循按說文敹擇也擇義與簡同六帖引此經小字注

云敹古料字又音僚說文料量也从斗米在其中讀若遼釋文敹了凋反與料音近葢料本量米之名敹爲簡擇之字二字可通後但用料不知有敹耳史記以陳𢿱甲胄釋敹字夏小正十月一月陳筋革省甲兵也省甲兵正是簡料之義太史公用陳字明敹之爲料也六帖引書多不著名未知所出而敹之爲料賴之以明度尚碑敹敵制勝敹卽料亦敹也

我皇多有之傳我前多有之

循按傳以前字解皇字正義增成之云皇訓大也我前大多有之非也詩信南山箋云皇之言往也少儀

注亦云皇讀如歸往之往傳讀皇爲往謂我往時多有之卽前多有之也

尚書補疏卷下終

孫授易詩校字